

Lingnan University

##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

2023

### 書裡書外、深淺蕭紅——淺析《呼蘭河傳》還原作者形象

Ruyi F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方如怡 (2023)。書裡書外、深淺蕭紅——淺析《呼蘭河傳》還原作者形象。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2-2023：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現代文學、文學與電影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二零二二至二三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書里書外、深淺蕭紅——  
淺析《呼蘭河傳》還原作者形象〉

學生：方如怡

指導老師：汪春泓教授

## 摘要

蕭紅作為現代文學中一位舉足輕重的作家，長期被視作魯迅「戰士精神」的繼承人，以極度真實還原人性與社會環境的細膩描寫為證，將其主旨理解為以強力度反諷的社會隱喻深度揭露的劣根國民性。而《呼蘭河傳》雖是蕭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卻因消極的人物塑造與狹窄的背景格局被批判為是其反抗精神的「暗淡與發黴」。

值得注意的是，此書是其文學世界的盡頭，也是其生命路程的結尾。正因如此，才是其摒棄外界束縛回歸最本真自我的書寫。故而研究《呼蘭河傳》一書則更能還原作者對於社會現狀以及人生意義最真實的態度和思考。本文將著重分析《呼蘭河傳》一書的書寫藝術，從女性角度、寫作手法以及情感基調三個方面展開，深入字裡行間探尋作者本人真實的性格、思想，與早期的認知形象對比參照，試圖解放一個長期冠名「反抗精神」壓力下的脆弱女性形象，探尋其生命中無法擺脫的「寂寞」根源。同時，結合本書進一步分析此獨特童年經歷對其創作風格和人物形象的反作用影響。

。

## 鳴謝

行文至此，思緒萬千。

想大學時光四載，驅一腔熱忱赴千里異地，懷詞章幻夢落文學之鄉。

在此，

感謝母校嶺南大學每位不吝賜教、諄諄善誘的中文系老師。

感謝一直以來給予支持關愛、無限包容的父母家人。

感謝千百年來無數次救時代於水火的文學仍存於世。

感謝深陷絕望之際不曾輕言罷休的自己。

紙上虛文，未能達意。

廖廖陋句，不勝感激。

## 目錄

導言-----5

叛逆與獨立-----6

沈淪與自由-----11

人力與宿命-----17

結語-----20

參考資料-----21

## 引言

在蕭紅短暫卻多舛的三十載人生中，創作的作品量數雖不多，然卻具有極強的个人風格。她的成名大概始於《生死場》的一書的發佈，以極度真實還原人性與社會環境的細膩描寫，深度揭露了社會動盪下的劣根國民性。這也是許多學者將蕭紅視作魯迅「戰士精神」的繼承人的作品證據之一，認為其思想主旨蘊含在強力度反諷的原始書寫之下。<sup>1</sup>

而大部分關於蕭紅的文學研究卻是在《呼蘭河傳》面世後才產生的。《呼蘭河傳》作為蕭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其文學世界的盡頭，也是其生命路程的結尾。小說背景回溯到三十年代中國東北地區呼蘭河城，比起藝術性創造，蕭紅用更偏紀實性的筆觸將七章割裂而散漫的故事拼成了一幅歷史畫卷，徐徐攤開。從宏大的自然描寫入手，總括了呼蘭城嚴寒的氣候下艱苦的生存條件，風雪強襲後凍裂了的大地；再到社會面貌的呈現，封閉落后的小城全景以及風土民俗的特色介紹；最後縮小至人物形象塑造，樸實又狡猾的二伯、怯弱又堅強的馮歪嘴子、刻薄愚昧的團圓媳婦婆婆等等無一不是極為鮮明生動的角色。這些大大小小的書寫空間參差排列，用兒童視角與原始文風給整部作品奠定了自由又壓抑的基調，突出了呼蘭城無限的寂寞與悲涼。

這當然與所謂“辛辣猛烈”的《生死場》不同，蕭紅的戰士形象仿佛頃刻坍塌了，從批判軟弱愚昧人群的抗爭不屈淪為紀實現狀的悲觀消沉。不少人為了維護這樣的形象，選擇對《呼蘭河傳》閉口不提或是努力剖析其主旨與內涵來挽救此書。<sup>2</sup>

值得注意的是，蕭紅在創作此書時，已經知曉了自己命不久矣的結局。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瀕死之際對自己一生的追憶往往才能讓人摒棄外界束縛回歸最本真自我，故而研究《呼蘭河傳》一書的書寫角度和思想主旨則更能還原作者對於社會現狀以及人生意義最真實的態度和思考。

---

<sup>1</sup>蕭紅（四元編）：《蕭紅集》（背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8）

<sup>2</sup>王科：〈“寂寞”論：不該再繼續的“經典”誤讀——以蕭紅《呼蘭河傳》為個案。文學評論〉。《文學評論》第四期（2004年4月），頁131-136。

本文將著重分析《呼蘭河傳》一書的書寫藝術，從女性角度、寫作手法以及情感基調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其中包括東北封閉小城氣候與生物的自然書寫及各例典型人物的人性書寫，意從作者所選取並進行藝術加工的人物形象來明確其寫作主旨，分析在封閉的空間塑造出人性的共同處與參差點，深入字裡行間探尋作者本人真實的性格、思想，還原一個更為真實的現代女作家形象，試圖解放一個長期在「反抗精神」冠名下的脆弱女性形象，探尋其生命中無法擺脫的「寂寞」根源。同時，結合本書進一步分析此獨特童年經歷對其創作風格和人物形象的反作用影響。

## 叛逆與獨立

關於蕭紅獨立反叛的形象，大抵建構於魯迅於 1935 年為《生死場》做後記。在這篇小文里，魯迅將此文作為實現轟烈盛大喚醒目標的工具，堅信蕭紅可以給「奴隸的心」以「堅強而掙扎的力氣」<sup>3</sup>。後期女性主義研究盛行，結合著蕭紅其他作品的解讀主旨以及逃婚、革命等個人經歷，她被視作極具反叛精神的女性代表<sup>4</sup>。病痛折磨與流離異鄉對蕭紅個人來說必然是極大的苦難，然而雙面之刃，個人不幸文壇幸，《呼蘭河傳》與《馬伯樂》就是在痛苦中涅槃而生。在香港人生倒計時之際，蕭紅更透徹地看清了自己的內心空虛，並且不受制於前期任何外界思維影響，將一個帶著幼稚、渴望、厭惡、寂寞情緒的、最真實的自我赤裸地展現了出來，為後期關於女性書寫研究以及女權主義思潮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論據。

其實早在《生死場》布世之際，魯迅和胡風已經開始著眼於蕭紅作為女性作者視角的獨特性：

「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sup>5</sup>

---

<sup>3</sup>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1935年12月

<sup>4</sup>林幸謙：〈蕭紅小說的女體符號與鄉土敘述——《呼蘭河傳》和《生死場》的性別論述〉。《南開學報》第2期(2004年)，頁100-110，124。

<sup>5</sup>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1935年12月

「使人興奮的是，這本不但寫出了愚夫愚婦底悲歡苦惱，而且寫出了藍空下的血跡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鐵一樣重的戰鬥意志的書，卻是出自一個青年女性底手筆。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境。<sup>6</sup>

這樣看來，具有強烈反叛內核的女性主義評析則與《呼蘭河傳》的風評相悖了。例如在後期對於《呼蘭河傳》的評價，胡風驚訝不解於蕭紅從深入人心的戰士「淪落」到的傀儡之結局，

「無論她的生活情況還是精神狀態，都給了我一種了無生氣的蒼白印象。只在談到將來到桂林或別的什麼地方租個大房子，把蕭軍也接出來住在一起，共同辦一個大刊物時，她的臉上才露出了一絲生氣。我不得不在心裡嘆息，某種陳腐勢力的代表者把寫出過「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的這個作者毀壞到了這個地步，使她精神氣質的「健全」——「明爾和新鮮」都暗淡了和發霉了。」<sup>7</sup>

其實《呼蘭河傳》中仍然有蕭紅對反抗的執著，只是给出了既定的悲慘結局。在第二章書寫呼蘭城民間文化活動時，蕭紅就將沈重肅穆的宗教與歷代深入人心的封建男權壓制結合。首先描述了傳統認知下男強女弱的現狀，人的性別對於死亡的恐懼大致是相同的，人們怕上戰場的恐懼也是出於對生的渴望，可是自古女子上吊跳井的故事這樣比比皆是，說明生的壓迫已經覆蓋了對死的抵觸，成為一種超脫的方式。為什麼又有那麼多沒有選擇死的？是有更多責任與牽絆，又將女性個人所承受的痛苦二次覆蓋了。蕭紅當然不會直接批判這種苦難，而是筆鋒一轉開始諷刺人對於勇敢一詞的定義：直面死亡當然是勇敢的、直面生活才是比其更為勇敢的行為！而這種勇敢所帶來後果，必然是折磨與壓迫的悲哀，

「那麼節婦坊上為什麼沒寫著贊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贊詞？那是修節婦坊的人故意給刪去的。因為修節婦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裡也有一個女人。他怕

---

<sup>6</sup> 胡風《〈生死場〉後記》1935年11月22日

<sup>7</sup> 胡風《胡風回憶錄》1993年11月<sup>7</sup>



是寫上了，將來他打他女人的時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一跳下井，留下來一大群孩子可怎麼辦？於是一律不寫。只寫「溫文爾雅，孝順公婆…」

溫順對給女性冠上肯定的標籤，男權大赦的深根使得性別對立不僅是人間疾苦，甚至已然越過人神的等級。人們虔誠跪拜老爺廟，只因為「身子高、力氣大」，符合男性特質，而對於娘娘廟，則是「雖然也磕頭，但就總覺得那娘娘沒有什麼出奇之處的。」溫順、老實、好欺負、主動申請被欺辱，男性認同，女性也在壓迫中逐漸接受、適應、習慣，覺得娘娘廟里的神明也是如此，覺得「子孫娘娘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女子，只是她的孩子多了一些。」<sup>8</sup>借用神聖的力量反諷、申訴傳統的女性苦難，諷刺的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女性對於男性的順從以及千百年來整個父權社會的黑暗。蕭紅對此刻薄而尖銳地反諷道：

「可見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應該，神鬼齊一。怪不得那娘娘廟里的娘娘特別溫順，原來是常常挨打的緣故。可見溫順也不是怎麼優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結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sup>9</sup>

那麼不溫順又是什麼後果呢？第五篇小團圓媳婦就是她對於女性反抗問題最為集中書寫的代表角色。她活潑靈動、漂亮大方，能吃三碗飯，留著又黑又粗的辮子。只是在最後的生命里，蕭紅將這種反抗的力量徹底的解散了。滿載抗爭意識的小媳婦，個性大膽的女性反抗者，慘死於傳統與男權的地獄中。這個結局也許是真實發生的，也許是蕭紅對於自己從未出逃的假設，總之她用最樸實的語言勾勒出最恐怖驚悚的畫面，宣洩出對於當時女性身處巨大壓迫下的憤懣和厭惡。

這裡的女性書寫除了團圓媳婦外，她直系加害者—婆婆的書寫也十分值得一提，在這個女人形象塑造上，蕭紅運用了大量意識流筆墨書寫出關於女性在禁錮的成長環境之下想要擁有清醒意識和起身反抗的艱難。一般研究認為，反抗的前提必然是對現實清醒的認知，但意識與行為二者有時卻不能產生直接的因果聯繫。小團圓媳婦婆婆的形象代表著愚昧封建的傳統糟粕，甘心付出幾吊錢買假藥買符紙來救媳婦的病，卻意識不到自己本末倒置、愚蠢至極。然而從文中心理描寫來看，這位傳統派女性卻不是單薄的反面典型。

<sup>8</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60頁

<sup>9</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61頁

「團圓媳婦的婆婆一見兩帖都壞，本該抱頭大哭，但是她沒有那麼的。自從團圓媳婦病重了，說長的，道短的，說死的，說活的，樣樣都有。又加上已經左次右番的請胡仙，跳大神，闖神鬧鬼，已經使她見過不少的世面了。說活雖然高興，說去見閻王也不怎樣悲哀，似乎一時也總像見不了的樣子。」<sup>10</sup>

婆婆愚昧無知迷信鬼神，抽到死簽本該是陷入絕境，然而她「沒有那麼的」，且知道「一時也總像見不了的樣子」，如果她真實完全被愚昧控制，真的相信鬼神，便不會產生小媳婦短時間內不會被鬼抓走的想法，說明婆婆其實明白這些唬人的招術，也清楚自己的虐待行為是團圓媳婦生病的根本，只不過是長時間受封建思想壓制而養成的思維模式，被動自欺欺人。在她自己買紅花治病時，她也知道「治不治病，誰曉得？也不過是解解心疑就是了。」，在某些瞬間下，較為清醒的意識還是會在跳脫出來進行反思。而接下來講到她的夫權強權另一種力量所壓制——神權。

「「閻王爺不但要捉了團圓媳婦去，還要捉了團圓媳婦的婆婆去，現世現報，拿烙鐵烙腳心，這不是虐待，這是什麼，婆婆虐待媳婦，做婆婆的死了下油鍋，老胡家的婆婆虐待媳婦……而最可怕的是團圓媳婦的婆婆，嚇得亂哆嗦，這是多麼弦人聽聞的事情，虐待媳婦，世界上能有這樣的事情嗎？於是團圓媳婦的婆婆趕快跪下了，面向著那雲遊真人，眼淚一對一雙的往下落……」<sup>11</sup>

在這時聽到雲遊真人的「恐嚇」，婆婆的本我又開始被長期女性蒙昧所控制，又相信了鬼神的報應，於是下跪求情，在愚昧的自我和清醒的本我之間跳脫轉換。人無論受教育程度如何，始終是需要腦力思考或者體力活動來支撐活著這個狀態，空虛只會降臨在有生存基礎的人身上，對於呼蘭城的人來說並沒有這個基礎，所以他們迫切的需要創造事情來填補這份空虛。大多數時間人們勞作，這時體力佔據空虛。

「於是她心安理得的把五十吊錢給了人家了。這五十吊錢，超她我大性坡去任品時理始地豆地，一塊指子二不近下實下幾在事情品錢。在田上拾越豆料地不谷思一片大田，

<sup>10</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 138 頁

<sup>11</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 140 頁

經過王人家的收區口割，還能夠剩下至少豆粒呢？而記分人梁下那麼大的一群，我不之店子，女人，老太太……你搶我奪的，你爭我打的。為了二升豆子就得在田上爬了半月二十天的，爬得腰酸腿疼。」<sup>12</sup>

恰好東北的嚴寒封地會給人們留有大量的空閒時間，封閉的環境與無知的頭腦開始產出無意義的情緒，當沒有體力勞作的時候，為了給這些恐懼、狂喜、嗔怒找到來源，人們開始議論家常、順從迷信。婆婆這個形象並非單一的存在，整個呼蘭河的人大抵都應該是如此。

他們看到不符合傳統的事情就嗔怒，

「鄰居左右因此又都議論起來，說早就該打的，哪有那樣的團圓媳婦一點也不害羞，坐到那兒坐得筆直，走起路來，走得風快。」<sup>13</sup>；

看到新奇的現象就共情，

「於是有許多人給他家出了主意，人哪能夠見死不救呢？於是凡有善心的人都幫起忙來。他說他有一個偏方，他說他有一個邪令。

有的主張給她扎一個穀草人，到南大坑去燒了。

有的主張到扎彩鋪去扎一個紙人，叫做‘替身’，把它燒了或者可以替了她。

有的主張給她畫上花臉，把大神請到家裡，讓那大神看了，嫌她太醜，也許就不捉她當弟子了，就可以不必出馬了。

週三奶奶則主張給她吃一個全毛的雞……」<sup>14</sup>

我們從蕭紅同父異母弟弟張秀琢对其追憶書信中可以看到，蕭紅在少女時期就有叛逆的想法，她第一個剪掉辮子、拉著女同學上街示威，「故意和那些封建制度的衛士們挑戰似的」<sup>15</sup>……但是這對於一個十幾歲年紀的少女來說，可以說她是叛逆，但絕不能給其冠上「反抗精神」一詞，葛浩文也分析出蕭紅的反叛行为的深层原因，「她之所

---

<sup>12</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141頁

<sup>13</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121頁

<sup>14</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123頁

<sup>15</sup>張秀琢《重讀〈呼蘭河傳〉》，回憶姐姐蕭紅》

以脫離家庭，可能不全是對於傳統的反抗，而是由於後來和他同居的青年的鼓動。”<sup>16</sup>，還原出了一個脆弱、多情的女性形象。<sup>16</sup>

還值得注意的是，蕭紅對於女性書寫也並不都是局限在性別對立上這一點，與她的成長環境也有極大關係。《呼蘭河傳》里的脾氣暴虐的祖母、包括從駱賓基、許廣平對蕭紅的回憶錄中那個「缺失母性」的生母對她關於女性形象塑造非常關鍵，這些女性對她冷漠的傷害導致蕭紅對作品里的女性角色沒有顯露出許多憐憫、同情，反而抑抑著一股憤懣、不滿。

《呼蘭河傳》中，蕭紅把女性被壓迫這一封建制度的現狀書寫地淋漓盡致，然而，她也隱晦地暗示出了自己作為女性對於反抗行為的無解和絕望。可以說，在蕭紅的人生觀中確實存在著強烈的自我意識，然而與女性主義所主張的個人意識還是有所區別。面對了叛逆所造成的後果，回憶起那些恨之入骨卻始終懷念的人和事，發現自己多情缺愛的本性永遠逃不出呼蘭河的輪回，人生三十載的時間裡一直在找尋兒時祖父的後花園來依靠，做不到獨立與改變，於是蕭紅在《呼蘭河傳》第四章流露出了難以掩飾的絕望。此篇每一小節開篇均以「我家是荒涼的。」/「我家的院子是荒涼的。」來抒發出那種無可奈何的惆悵與悲涼。

## 沈淪與自由

對人生的態度與選擇往往與童年經歷息息相關，出於叛逆卻始終無法做到以這種反叛來獨立的蕭紅，把自己空虛而安穩的孩童記憶書寫成生命的遺書，純粹的情感宣洩使得此書擁有鮮明個性的書寫風格和驚艷歲月的文學價值。與大部分中國研究學者關注文學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不同，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則將《呼蘭河傳》的研究思路更多放在文學創作方面，且對此評價非常之高，贊為「她要做個地地道道的作家，而不願僅做個宣傳家。」<sup>17</sup>從寫作手法來看，蕭紅無疑是在那個年代最具先鋒氣息的作者。比起魯迅等人多用摻雜古文的白話文字，蕭紅則寫出了一部徹底的白話文作品，文章結構

---

<sup>16</sup> 葛浩文《蕭紅評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第53頁

<sup>17</sup> 葛浩文《蕭紅評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第181頁

嚴密清晰、大量排比比喻使用、多用意識流寫法以及方言與擬聲詞的隨意出現，都給此書營造出了強烈的自由氣息。

而兒童視角是《呼蘭河傳》最突出的特色之一<sup>18</sup>，正因為兒童是未經世俗紛擾，不受任何立場的限制，才能用最原始的視角展現世界萬物。蕭紅寫作風格以其純粹的自然書寫見長，在這一點上與蕭紅相似的一位作家就是湘西作家沈從文。一直以來，自然與社會、鄉村與城市的書寫往往經常是對立的研究，沈從文就是自然、鄉村的代言人。沈之湘西地區是被視為「古希臘神殿」的存在，不受無謂的等級制度、規則道德限制，保留著人最天然的原始性情感、生活方式。<sup>19</sup>《蕭蕭》中女孩子與婆家因為人類自然情感而捨棄社會原有規則的文章結局，把「極其自然」的「沈潭」「發賣」這些既定的方向改為因為情感適應和習慣的接受，沒有過多強調出女性命運的慘烈絕望；《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這樣被社會視作異類的戀屍癖行為都會以「赤光著身子睡在洞中的石床上，地下身上各處都撒滿了藍色野菊花。」的結尾來渲染浪漫憂傷的氛圍；《丈夫》中甚至有女主外男主內的生活模式，且文章最讓人驚異的不是船上妓女的職業運作，而是作者平靜的敘述視角……沈從文持著一顆極為包容和慈悲的心抒發出自己對於人類出於原始人性所做的「有違社會價值觀」的事情的理解與尊重，甚至會有對自然本質的讚美與認同。

與沈從文不同，蕭紅對於「自然性」的選擇並不是一個獨立而堅定的信念。沈之文學是在看盡城市險惡與人治約束後主動選擇了歸回天然，也可以說是有明顯的主觀色彩；而《呼蘭河傳》卻沒有對這樣的原始生活模式表現出強烈的情感或是思想，僅是以零度情感站在人群之中，用最純粹的白描式寫法勾勒出了一幅東北鄉村畫。

蕭紅的自然性不是非常宏大的思想主旨，而是蘊藏在字裡行間的灑脫灵动，也就是兒童視角的優越性。從書寫手法來論，大概可以概為三點。

---

<sup>18</sup>張宇凌：〈論蕭紅《呼蘭河傳》中的兒童視角〉。《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1997),頁181-195.

<sup>19</sup>沈從文《蕭蕭》（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

其一，多用選擇性句式。蕭紅在環境描寫時多用這種寫法，本该是人類才有的本能，却將其運用在自然景物的描寫中，顯得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主觀意識，其本質是一種隱性的擬人化寫法，。

「倭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願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願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似的。」

「含苞的含苞，捲縮的捲縮。含苞的準備著歡迎那早晨又要來的太陽，那捲縮的因為它已經在昨天歡迎過了」<sup>20</sup>

同時，在人物描寫時，也能將人物在不同情景下的反應全部羅列出來，讓讀者能夠認識一個更為完整立體的形像。如有二伯的描述：

「有東西，你若不給他吃，他就罵。若給他送上去，他就說’你二伯不吃這個，你們拿去吃吧。’」<sup>21</sup>

這裡可以看出有二伯對於自己的存在意識是非常重視的，必須要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才能夠滿足，而他的本性又會在得到關注後而溫和下來。這個人物是呼蘭城裡一個柳絮般的存在，他的被子枕頭，都是在不斷的流逝著內在的填充物，就如人也是在不斷流逝著生命歲月，可還是每日縫縫補補著殘破的漏洞。運用完整的選擇句式，不僅能將個人特色凸顯出來，在深度剖析後，也可以看出呼蘭河人的飄零感，這與蕭紅後期流離異鄉的情感是極為相似的。

正反選擇，雙方是對立的，願不願意結果、給不給他吃，把所有事物的生長方向都留有選擇性，是一種橫向發展的闊面角度。另一種選擇則記錄了時間流逝的縱向角度：

「我走不動的時候，祖父就抱著我，我走動了，祖父就拉著我。」<sup>22</sup>毫不費力地書寫出主人公逐漸成長的過程。選擇性句式的運用使得事物如何發生具有了無限的可能性，然而即便發生了也沒有任何新奇和意義，整本書就因此充斥著如此無謂的自由而顯得寂寞荒涼。

---

<sup>20</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 67，68 頁

<sup>21</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 164 頁

<sup>22</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 69 頁

其二，行文結構嚴密。無論從全書、單篇的整體結構來看，還是从句式結構分析，蕭紅的記述多用前後呼應的手法。這樣的結構使得敘述完整嚴密，每一個故事章節都可以獨立成文。

在白話文雛期階段，一篇文章中能將所有古文單個詞語轉換為口頭語言都是很難做到的，而蕭紅能將句式運用的如此自然靈動，實在是具有極強的先鋒性。<sup>23</sup>不過，這種自然並不是她刻意轉換的結果。蕭紅自小於新式學堂里讀書，雖然有一定的讀書量，卻沒有非常深厚的古文功底，且她於 1930 年中學畢業後就沒有繼續學業，開始了她的流浪生活。茅盾評《呼蘭河傳》為「敘事詩」<sup>24</sup>，應該也是注意到如詩一般精巧的文章結構。

「一到了夏天，蒿草長沒大人的腰了」

「……」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當中，也往往開了蓼花，所以引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都在那荒涼的一片蒿草上鬧著。」

又如第三章第五六七小節的連慣性，

「祖母已經死了，人們都到龍王廟上去抱過廟回來了。……………」 「……」

「從這以後祖母就死了。」

「祖母一死……」

「……」

「所以祖母死了，我竟變得聰明了。」<sup>25</sup>

使用首尾呼應這一方法，使章節內容清晰明瞭，即便在兒童的跳脫性思維進行下，文章仍然可以流動不失節奏，兜兜轉轉回歸原題。除此之外，這樣的重複運用在文字裡也保留了童真性，同時突出作者想要表達的情緒和主題。比如在婆婆在給小媳婦買肉時強調的肉的斤數不多不少，隔了其他敘述後又將原話重複，表現出婆婆的自我安慰與感動，愚昧的人給自己麻木地、無休止地洗腦行為。

<sup>23</sup>龍迪勇. (2005). <空間形式: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 《思想戰線》第 6 期（2005 年），頁 102-109.

<sup>24</sup>茅盾：〈呼蘭河傳序〉。見《蕭紅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sup>25</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 70，71，86，頁

「這可是半斤豬肉，一邊，一條不缺……」

「……」

「……你這不知好歹的。這是整整半斤肉，不多不少。」<sup>26</sup>

再如自然描寫中，開篇第一段，第一句和最後一句重復相應，一段文字像一個循環圈，重點就能突出呼蘭城冬季環境的惡劣。

「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看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向的，便隨時隨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sup>27</sup>

其三，意識流寫法。意識流用於心理描寫往往能夠突破讀者與文字的隔閡，使得人物形象更為飽滿和立體，如第一節女性形象中提到小團圓媳婦婆婆人物的塑造，就是靠她的意識流來完成的。這樣的思維不受限制，脫離出當下的情景，延伸到婆婆年輕時候的經歷，「想當年為什麼不跟母親好好學學呢！唉！年輕的人哪裡會慮後事。」對於未來的憧憬和想法，「那是多麼多呀！數也數不過來了。記也記不住了。假若是雞生了蛋，蛋生了雞，來回的不斷的生，這將成個什麼局面，雞豈不和螞蟻一樣多了嗎？看了就要眼花，眼花就要頭痛。」<sup>28</sup>

虽然前文剛說了她是「絕對不敢發財的」，却還是忍不住想象未來有了錢的景象，體現人在傳統思維約束下的思想禁錮和本能的對抗。在無形中介紹出了這個人物的構成模式，敘寫了她的思想認知高度，使得一個深受三大權力（夫權、族權、神權）壓迫的女性形象躍然紙上。這樣的文學形象在現代時期是非常常見的，比如魯迅《祝福》的祥林嫂，就是深受其害，悲慘至極。而婆婆與祥林嫂最大的不同便是在族權上的身份問題<sup>29</sup>。從傳統制度下女性所受治的「夫權」來分析，夫權，顧名思義，是指妻子對

<sup>26</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133頁

<sup>27</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1頁

<sup>28</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136頁

<sup>29</sup>高远东：〈《祝福》儒釋道“吃人的寓言”〉。《魯迅研究動態》第2期（1989年），頁18-25



於丈夫權力的絕對服從，婆婆雖是女性，在個人來看屬於被壓迫者，但在家庭裡卻是夫權象徵的施壓者。

再者，蕭紅的意識流往往也會迅速的轉換敘述視角，還是拿第五章團圓媳婦婆婆的書寫舉例。一開始是一以第三視角描寫她的思維過程，「所以那團圓媳婦的婆婆覺得，一伸手，十吊錢。這不是眼看著往外飛嗎？」

後面接著就是跳脫到第一視角婆婆的心理角度，「這不是飛，這是幹什麼，一點聲響也沒有，一點影子也看不見。還不比過河，往河裡扔錢，往河裡扔錢，還聽一個響呢，還打起一個水泡呢。這是什麼代價也沒有的，好比自己發了昏，把錢丟了，好比遇了強盜，活活的把錢搶去了。」<sup>30</sup>

這裡前面局限在婆婆個人思維，轉換成第一人稱敘述之后反而使得这个形象成為了一類人的典型代表。不僅讓單個人物飽滿化，也將視野放大，描述出了呼蘭城人共有的思維模式。

這樣大量的自由式自然書寫，事物的发展随天而定，看似随性却逃不出既定的生长模式，充斥著如此無調的自由，世间万物都是寂寞荒涼的。亙古不变的人生認知與思考過後的主動選擇是有極大差別的，這種自由原始性對她而言並無好壞之分，甚至於她也沒意識到自己骨子裡是如此典型的「呼蘭河人」。從她逃婚、棄子、流離這些經歷中，蕭紅都在憑自己的本能做選擇，自始至終也沒更換過自由生長的态度，一心一意懷著一種「後花園情節」，渴望被愛、渴望依靠。

即便《呼蘭河傳》因為主題的局限而被詬病，但單從她作為一個作家的角度來說，文學價值是不可置否的；而作為兵荒馬亂時代的個人來說，這樣的真實也實在是不值得被批評。正如司馬長風在追憶蕭紅時寫道的：「這是蕭紅臨近死亡前一年，摒棄教條，回歸現實，找到了自己，舒心愜意的一部作品。」<sup>31</sup>

---

<sup>30</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133，136頁

<sup>31</sup>司馬長風《蕭紅夢還呼蘭河》1977年3月24日

## 人力與宿命

早期反叛封建、追逐自由的形象和後期沈淪自由的文字產生出的巨大反差，將《呼蘭河傳》推向了文學評論的風口浪尖，許多學者對此書所流露出的悲哀與消極之情持批判態度，認為其「完全脫離了群眾和鬥爭。」<sup>32</sup>為《呼蘭河傳》做後記的茅盾，身為同時代作家即便在與自己文風相異、思想有差的前提下，還是用了很溫柔的方式，指出了他個人及其背後許多學者所認為的這本書的弊端——過於狹窄：

「如果讓我們在《呼蘭河傳》找作者思想的弱點，那麼，問題恐怕不在於作者所寫的人物都缺之積極性，而在於作者寫這些人物的夢魘似的生活時給人們這樣一個印象：除了因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樂，在這裡，我們看不見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也看不見日本帝國主義那種血腥的侵略，而這兩重的鐵枷，在呼蘭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該也不會輕於他們自身的愚昧保守吧？」<sup>33</sup>

呼蘭城彷彿是脫離在時空之外的一個浮城，放在隨便一個時代背景下都是如此的合理，記錄的風俗、小城的樣貌、居民的生活不受除他們以外的任何事物影響。這裡的一切不在乎捍衛尊嚴的主張，不符合抗爭命運的主流。而正是因為浮城的封閉性，使得文學只為了文學而存在，才能在當時產生個性的衝擊力、在如今影響激增。這樣「小格局」整體觀念的產生，以及上文提到的青澀思維認知、自然書寫特點兩點的根源，則是《呼蘭河傳》對於生死觀的態度——消極宿命論。

宿命論這種思維習慣貫穿在《呼蘭河傳》全書，自第一章結尾便浮現而出：

「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的一聲不響的就拉著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了。至於還沒有被拉去的，就風霜雨雪，仍舊在人間被吹打著。」<sup>34</sup>

全書七章裡出現的所有人物，無論筆墨多少，都是帶著一種沈重的宿命之感——渴望生、卻不抵觸死。

<sup>32</sup>石怀池：《论萧红》，上海耕私出版社 1945 年版，页 101-103

<sup>33</sup>茅盾：〈呼蘭河傳序〉。见《萧红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sup>34</sup>萧红《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 36 页

略寫的人們像虛無的魂魄，賣豆芽菜的瘋女人因為悲哀去哭一場回來繼續平平靜靜活著；扎紙人的對於人生和死亡的態度「人活著為了吃飯穿衣。」、「人死了就完了。」；粉房裡的人對房子坍塌不擔心，卻也是將命運視作神聖的教條「和一般人一樣顛顛驚驚的活在這世界上。」

詳寫的人物是真實的代表，有二伯對得不到的事物並不是憤懣，而是接受現狀，認為是自然的結果，「比方那亮亮堂堂的大瓦房吧，你二伯也有看見了的，可是看見了怎麼樣，是人家的，看見了也是白看。聽也是一樣，聽見了，又怎樣，與你不相干……你二伯活著是個不相干……」；團圓婆婆在夫權控制下最終還是要受三大強權之首的神權壓制，作為女性佔據著夫權權力，作為人則是受鬼神控制，傾家蕩產給媳婦「治病」；就連「積極人物」馮歪嘴子對於生的執著向上，也是順從著其他人的生活態度，「他不管他自己有這份能力沒有，他看看別人也是這麼做的，他覺得他也應該這樣做。」。自古如此的風霜雨雪，於是呼蘭城的人「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就尋求的自然的結果。」，沈淪在宿命里。<sup>35</sup>

宿命感除了使得他們對生死有著極輕鬆的態度，也讓呼蘭城人輕視著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第一章中的「大泥坑」困境就是這樣持續著，人們有熱心、有點子，找來不同的方法去覆蓋最直接的表層問題，但是從未有人去著手解決根源問題，他們不願、也不會主動去改變任何東西，包括他們的人生，因為強烈的宿命論貫穿著呼蘭城每一寸土地，一切都是既定的、命運里的、老天爺主使著的，人不該、不能去施展他們微不足道的力量。

呼蘭城人這樣的生活態度除了受後天人文因素限制，更多的影響來自於東北惡劣的自然條件。據美國學者 Harry E. Seifert 於 1933 年進行的關於中國部分農村地區人均壽命的統計<sup>36</sup>，三十年代全國農民平均壽命只有 35 歲，況東北嚴寒漫長喧囂，結合書中天災人禍、醫療匱乏等大量敘寫可知，此時期呼蘭河人民壽命一定是低於三十五平均線，甚至相差甚大。

<sup>35</sup> 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 106，219，166，36 頁

<sup>36</sup> H.E.Seifert, *Life Tables For Chinese Farmers*, Mil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933

如此短暫的三十年時間壓抑了人對於未來的嚮往和精神世界的追求，生存似乎成為活著的唯一意義，他們當然珍惜生命，同時對死亡司空見慣，沒有產生出極為抵觸的情緒，也就是茅盾所概括呼蘭河人羣的積極特質，「不欺詐、不虛偽、他們也不好吃懶做，他們極容易滿足。」<sup>37</sup>

前面的分析都是站在作品在零度情感下，以主人公的孩子視角去講述這種現象，但是極為少見的，蕭紅也在書中第四章內抽離出角色的年齡桎梏，直接站在自身（作者）的立場，表達了對於呼蘭河人這個群體生存模式的反思：「他們就是這類人，他們不知道光明在哪裡，可是他們實實在在的感得到寒涼就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想擊退了寒涼，因而而來了悲哀。」

因為對未來沒有任何辦法主觀做出改變，所以逃避悲哀就停止反抗、所以「發生什麼幸與不幸，大家都以為這太遠了，不必想了。」，他們接受現實，活過今天就是對生命的尊重。然而蕭紅還是嘆息，嘆息呼蘭城人的不幸、嘆息自己的苦難：「逆來的，順受了。順來的事情，卻一輩子也沒有。」<sup>38</sup>

結合蕭紅的人生經歷，她的宿命論也是極強的。這樣消極悲慘的情感在散文集《商市街》里多如牛毛，1935年蕭紅與蕭軍在上海過著貧窮艱難的生活，《黑列巴和白鹽》、《度日》、《他的上唇掛霜了》等一系列文章都呈現出了作為女性的被動感，她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等蕭軍買食物、等他借錢、等他回家……孤獨寂寞、不滿無聊，這是一個傳統封建下的女性形象，因為過於缺失愛，不斷說服、壓抑自己的理性，即便在蕭軍的記錄里最後是蕭紅主動提出的分手，也是在有了端木蕻良這另一個依靠後所作出的決定。

也許，蕭紅真的曾設想過擺脫傳統的桎梏、堅定過反抗的信念、成為過一時的獨立人格，可終究還是被漫天紛飛的大雪淹沒了。呼蘭河的冬天凍裂了大地，凍裂了人手，凍裂了水缸，也凍裂了蕭紅拼命向上攀爬的鏈索，以至於臨去之際她用怨恨的姿態寫下「我這輩子所有的不幸，都因為我是一個女人。」這樣無力而固執的宿命論之言。

<sup>37</sup>茅盾：〈呼蘭河傳·序〉。見《蕭紅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sup>38</sup>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第107頁

## 结语

總括以上三點，這樣一個略為幼稚與絕望的人是與早期戰士形象差異巨大的存在。我們不能否認蕭紅其他作品里的赤誠熱血和反抗精神，同樣的，也不能忽略《呼蘭河傳》這部作品里的絕望與沈淪。短暫倉促三十年人生，在生活上無數次游離在寂寞與歸屬感二者之間，精神上飽受被棄經歷的折磨，愛人辜負、信仰荒蕪。

回歸到文學里，魯迅之於蕭紅是擎天之柱般的存在，葛浩文對於二人的關係理解為，「他在魯迅身上找到了他多年尋找的夢想特質——睿智和熱誠，這是一個理想父親的典型。魯迅也在不知不覺中當了這個角色。」<sup>39</sup>。蕭紅的一生其實一直貫穿著一個「後花園情節」，渴望出現一個如祖父般威嚴又溫柔、可以依靠的形象。所以與其說魯迅是一個理想父親形象，不如說他充當了蕭紅後半生的後花園、擔任了蕭紅第二個靠山般的祖父，給她以堅實持久的力量。蕭紅非常值得注意的品質，是她自始至終懷著的真誠與孤勇，對於她的每一個選擇都堅定、無條件地服從和信仰。那些強烈地批判，尖銳的諷刺大都來自於她信仰的魯迅，即便這與她自由的天性和沈重的宿命論是一種完全相悖的思想，她也克服了這些困難，將叛逆硬生生拔成了反抗。

《呼蘭河傳》一書成文於 1940 年，如果魯迅在世，讀完此書會不會像胡風一樣對她如此失望，還是會像祖父一樣包容她的沈淪與孤獨？又或許，假設在蕭紅生前，這第二座後花園沒有荒蕪，《呼蘭河傳》是不是就永遠不會面世？我們不得而知。總之，蕭紅前半生的文字都像是為了他人而創作的，最後的呼蘭河才是她唯一一部真正為自己而寫的作品，每一個靈動而寂寞字影都好像是在告訴世界：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啊！

---

<sup>39</sup>葛浩文《蕭紅評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第 56 頁

## 參考書目

-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蕭紅：《生死場》（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6）
- 蕭紅：《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
- 蕭紅：《商市街》（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 蕭紅：《馬伯樂》（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6）
- 葛浩文：《蕭紅評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 蕭紅（四元編）：《蕭紅集》（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8）
- 平石淑子：《蕭紅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 駱賓基：《蕭紅小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 茅盾：〈呼蘭河傳·序〉。見《蕭紅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 駱賓基：〈呼蘭河傳·後記〉，見《呼蘭河傳》（南昌：江西出版社，2019）

## 參考論文

林幸謙：〈蕭紅小說的女體符號與鄉土敘述——《呼蘭河傳》和《生死場》的性別論述〉。《南開學報》第2期(2004年),頁100-110,124.

王科：〈“寂寞”論:不該再繼續的“經典”誤讀——以蕭紅《呼蘭河傳》為個案. 文學評論〉。《文學評論》第4期(2004年4月),頁131-136.

王金城：〈主題形態：精神歸返與靈魂輓唱——呼蘭河傳新論〉，《北方論從》第177卷第1期(2003),頁17-30.

葉君：〈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石懷池：《論蕭紅》，上海耕私出版社1945年版，頁101-103

高遠東：〈《祝福》儒釋道“吃人的寓言”〉。《魯迅研究動態》第2期(1989年),頁18-25.

龍迪勇.(2005).〈空間形式: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思想戰線》第6期(2005年),頁102-109.

張宇凌：〈論蕭紅《呼蘭河傳》中的兒童視角〉。《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1997),頁181-195.

謝有順〈中國小說敘事倫理的現代轉向〉。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0)。

H.E.Seifert,*Life Tables For Chinese Farmers*, Mil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33